

10-117/187

# 窦娥冤

关汉卿等著



库存书

文学小丛书

窦 娥 冤

(元代杂剧)

关汉卿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3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893 字数 63,000 开本  $787 \times 940 \frac{1}{32}$  印张  $4 \frac{1}{8}$  插页 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2) 0.30 元

## 前 言

元杂剧，习惯上叫做元曲。

十三世纪中叶，关汉卿等伟大的戏剧家们，把过去的滑稽剧、舞剧和民间小唱结合起来，创造了元杂剧这一新的歌舞剧的形式。它包括着音乐、歌唱、说白和动作表情几个部分，开始了我国戏剧的新生命。

它的题材，多半来自民间生活和历史传说；基本的思想内容，多半是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描写人民不幸的遭遇，表现人民的斗争意志和反抗要求；因而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今天各剧种里流行的剧目，还有不少是从元杂剧演变出来的。

现在，我们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对于认识古代社会和人民的生活面貌、思想感情，丰富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艺术知识，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本小书，包括**窦娥冤**，**李逵负荆**和**陈州糶米**三个杂剧。

**窦娥冤**，是关汉卿所写的一本著名的悲剧。**窦**

娥从小跟着父亲流浪他乡，因为家里很穷，还不起蔡婆重利盘剥的借款，就被迫送到蔡家做童养媳。这样的事情，在元代非常普遍，老百姓的妻室儿女，常常被债主夺去做奴婢，竇娥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她到了蔡家，后来又过着寡妇的生活。一天，蔡婆出去討賬，遇見流氓张驢兒父子，逼迫蔡婆，要和她們婆媳成亲；竇娥拒絕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张驢兒为了霸占竇娥，想害死蔡婆；不料反而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于是进一步威胁，逼她順从；她还是不屈服，和张斗争。鬧到衙門里，貪污糊塗的官吏們，只知道要錢，那管人民的死活和是非曲直，一頓毒打，判她死罪。一个善良正直的妇女，就这样被反动統治者送了性命！但是，在暴力面前，她沒有倒下；相反，临死的时候，还发下三大誓願，向反动統治者表示了最坚强的反抗！

当然，三大誓願的实现，和末折鬼魂的控訴，事实上是不会有；它不过用来表現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願望的一种手法而已；我們不能简单地認為这是迷信思想；但也不能認為是最好的表現方法。

李逵負荊，是康进之所写的一本水滸剧。强人宋刚、魯智恩，假充宋江、魯智深，搶走了小酒店里的女兒。李逵听見这事，非常生气，認為宋江这种行

为，和梁山聚义、保护人民的宗旨完全相反，損害了梁山的名譽；他沒有仔細調查，也不顧私人之間的交情，回到梁山，就和宋江大鬧，要砍倒杏黃旗。弄得宋江莫名其妙，只好和他打賭，一起下山對質，才明白真相。李逵知道自己錯了，又去負荊謝罪，請求處罰；宋江就派他去捉住那兩個強人，救回酒店的女兒，將功折罪。這個劇本一般人只看作是描寫李逵的魯莽、憨直性格非常突出。但劇本最深刻的意義，却是通過李逵這個人物的描寫，表達了人民對於自己建樹起來的政權必須保護人民利益的這個正義的要求。

陳州粃米，是元代無名氏的作品。在元代，由於元蒙統治集團對人民的高壓，並破壞農業生產力，使得全國各地年年發生水旱蟲疫的天災；一些貪官就在放賑的名義下，大撈一把！這個劇，非常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情況。陳州關了三年的旱災，大官劉衙內認為發財的機會到了，不顧別人反對，硬要保舉兒子、女婿去放賑。他們到了陳州，就抬高米價，大秤秤銀，小斗量米。農民張懶古罵他們是“吃倉廩的鼠耗，啞膿血的蒼蠅”，爭辯了幾句，就被打死。劉衙內得到消息，知道不妙，就向皇帝討了一道赦免命令。作者在這裡雖然借用宋朝的故事，却是非常巧妙地

把当时那种貪贓枉法、压迫人民的地方封建势力，和皇帝結合起来，隱隱地来打击元蒙統治集团。可是命令到达陈州的时候，他的兒子、女婿已被包拯用計杀死，替人民报了仇，戏剧性地結束了这桩公案。这个剧，暴露反动統治階級压迫人民的罪行，是很强烈的；最后的“清官”出場，使矛盾暂时解决，也无非是表現当时人民反抗压迫的願望而已。这种获得报复、平反或大团圓的結局，在中国小說和戏曲里是常見的，我們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种表达人民願望的艺术手法。

編 者 1958年8月

## 目 次

- 賣娥冤·····关汉卿 (1)  
李逵負荆·····康进之 (50)  
陈州糶米·····无名氏 (81)



## 感天地竇娥冤杂剧

元 关汉卿<sup>1</sup>撰

### 楔子<sup>2</sup>

(卜兒<sup>3</sup> 蔡婆上，詩云：)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須长富贵，安乐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兒，年长八岁；俺娘兒两个，过其日月。家中頗有些錢財。这里一个竇秀才，从去年問我借了二十两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竇秀才只說貧难，沒有还我。他有一个女兒，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婦，就准<sup>4</sup>了这四十两銀子，岂不两得其便。他說今日好日辰，亲送女兒到我家来。老身且不索錢去，专在家中等候，这早晚<sup>5</sup> 竇秀才敢待<sup>6</sup> 来也。(冲末<sup>7</sup> 扮竇天章引正旦<sup>8</sup> 扮端云上，詩云：)讀尽縹緗<sup>9</sup> 万卷書，可怜貧杀<sup>10</sup> 馬相如<sup>11</sup>；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說当爐說子虛。小生姓竇，名天章，

祖貫<sup>12</sup> 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sup>13</sup> 时运不通，功名未遂<sup>14</sup>。不幸渾家<sup>15</sup> 亡化已过，撇下这个女孩兒，小字端云，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如今孩兒七岁了也。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間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錢物；小生因无盘纏<sup>16</sup>，曾借了他二十两銀子，到今本利該对还<sup>17</sup> 他四十两。他数次問小生索取，教我把甚么还他。誰想蔡婆婆常常着<sup>18</sup> 人来说，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况如今春榜动，选場开<sup>19</sup>，正待上朝取应<sup>20</sup>，又苦盘纏缺少。小生出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兒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兒媳婦去。（做叹科<sup>21</sup>，云：）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婦？分明是卖与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銀子，分外<sup>22</sup> 但得些少东西，勾<sup>23</sup> 小生应举之費，便也过望了。說話之間，早来到他家門首。婆婆在家么？（卜兒上，云：）秀才，請家里坐，老身等候多时也。（做相見科。寶天章云：）小生今日一径<sup>24</sup> 的将女孩兒送来与婆婆，怎敢說做媳婦，只与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兒在此，只望婆婆看覷<sup>25</sup> 則个<sup>26</sup>。（卜兒云：）这等<sup>27</sup>，你是我亲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銀子，兀的<sup>28</sup> 是借錢的

文書，还了你；再送你十两銀子做盘纏，亲家，你休嫌輕少。（竇天章做謝科，云：）多謝了婆婆。先少你許多銀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纏：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婆婆，女孩兒早晚呆癡<sup>29</sup>，看小生薄面，看親女孩兒咱<sup>30</sup>。（卜兒云：）亲家，这不消你囑咐，令愛<sup>31</sup>到我家，就做亲女兒一般看承他，你只管放心的去。（竇天章云：）婆婆，端云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sup>32</sup>罵几句；当罵呵，則处分<sup>33</sup>几句。孩兒，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爷，将就<sup>34</sup>的你；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頑劣呵，你只討那打罵吃。兒喋<sup>35</sup>！我也是出于无奈。（做悲科，唱：）

**【仙呂賞花时】**我也只为无計營生四壁貧<sup>36</sup>，因此上割舍得亲兒在两处分。从今日远踐洛陽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則落的无語闌消魂<sup>37</sup>。（下。）

（卜兒云：）竇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兒与我做媳婦兒，他一徑上朝应举去了。（正旦做悲科，云：）爹爹，你直<sup>38</sup>下的<sup>39</sup>撇了我孩兒去也！（卜兒云：）媳婦兒，你在我家，我是亲婆，你是亲媳婦，只当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

## 后执料<sup>40</sup> 去来<sup>41</sup>。(同下。)

1. 关汉卿——号一斋，晚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约生于二一〇年左右，卒于一三〇〇年左右；是元杂剧的創始者，我国伟大的戏剧家。所作剧本有六十多种。
2. 楔子——本是木匠用来塞紧器具上斗榫的地方的木片，后来戏剧、小说借用了这个名称。元杂剧一般分为四折；或加上一个或两个楔子。它的作用，在于介绍人物、情节，和加紧前后剧情的联系。位置不固定，有的放在剧首，有的放在折与折之間。所唱曲子，只用一二支小令，不用长套。
3. 卜兒——剧中的老妇人。一般用淨角、有时也用旦角扮演。
4. 准——这里是折合、偻抵的意思。
5. 早晚——估量时间之詞。这里的“这早晚”，犹如說这个时候。下文“早晚使用”，却是随时使用的意思。
6. 敢待——“敢”，莫非、大概的意思，其中却含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語气。“敢待”，莫非将要、一定就要的意思。
7. 冲末——角色名，属于“末”角的一种。末角，剧中的男角，犹如近代京剧中的“生”，有正末(剧中男主角)、副末、冲末、外末、小末等名目。
8. 正旦——角色名，属于“旦”角的一种。旦角，剧中的女角，有正旦(剧中女主角)、副旦、貼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花旦、色旦、搽旦等名目。
9. 縹(女 | 纟) 緗(T | 纟)——“縹”，青白色的綢子；“緗”，浅黄色的綢子。古人习惯用这两种綢子包書，或者做書袋；后来就用这两个字作为珍貴書籍的代称。
10. 煞——同“煞”，甚，很。这里的“貧煞”，就是貧甚、穷得很。
11. 馬相如——司馬相如的省称。相如，字长卿，成都人，汉代的文学家。曾到临邛作客，在蜀中豪富卓王孙家中弹琴；王孙的孀女文君，聞琴爱慕，背釐父母，跟他一起去到成都。他家里很穷，只剩空空的四堵牆壁，其他一无所有，夫妇二人开着小酒店过活，卓文君当釐沽酒，他自己蒔器打杂。后来汉武帝讀到他所著的“子虛賦”，大为称贊，把他召到朝中去做官。
12. 祖貫——祖籍，

- 原野。 13. 爭奈——“爭”，这里同“怎”。“爭奈”就是“怎奈”。 14. 功名未遂——指沒有考中科举，沒能做官的意思。
15. 渾家——本指全家，一般用来专指妻子，犹如后来某些地区称妻子做“家眷”、“家里人”之类。 16. 盘纏——这里指日常生活費用；下文“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纏缺少”的“盘纏”，指的是路費。 17. 对还——加倍的还，对本对利的还。 18. 着——同“著”，在元剧中有多种用法。这里“着人来说”，和第三折里“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第四折里“也着他陞去”，“着”是教、使之类的意思。第一折里“因甚着这箇人将你勒死”，“着”是被、遭之类的意思。第二折里“你老人家放精神着”，“着”是語助詞，无义。这几种用法都是比較常見的。 19. 春榜动，选場开——科举时代，进士考試和发榜，多在春季，这两句就是說，春季的进士考試将要举行了。 20. 上朝取应——指进京应考。
21. 科——元剧术语，指戏剧中人物的动作和表情，有时也指舞台效果动作。 22. 分（ㄟ）——这里指額外、另外的意思。 23. 勾——这里是“够”字的簡写，同“穀”。 24. 一径——一直，直接。 25. 看覷——照顧的意思，犹如說看承、瞧着点兒。“覷”，也写作“覷”、“覷”。 26. 則个——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时語助詞，略近“着”或“者”。 27. 这等——这样。
28. 兀的——指示詞，犹如說“这”，常用郑重或惊异的口气說出。 29. 呆痴——这里是蠢笨的意思。 30. 咱——这里是語尾助詞，表达命令或者請求、希望的語气。用法同“者”、“着”，和一般作为自称詞不同。 31. 令愛——同“令媛”，对別人女兒客气的称呼。 32. 則——这里用法同“只”。后文中的“則落的”、“則索”、“則是”，就是“只落的”、“只索”、“只是”。 33. 处分——这里是吩咐、叮囑的意思。 34. 将就——迁就，湊合。
35. 嚙——語尾助詞，和“啦”、“啲”同。 36. 四壁貧——形容穷尽穷絕的样子，參看注11“馬相如”条。 37. 闌（ㄎ）消魂——梁代文学家江淹作的“別賦”，起头写作：“黯然銷魂者，惟

別而已矣。”用“黯然銷魂”来形容别离时候，心里难过、难于分开的样子。“闇消魂”，就是“黯然銷魂”的省語。“闇”，通“黯”，也通作“暗”，本剧第二折里“闇地傾下毒藥”，“闇地”就是“暗地”。“消”，通“銷”。 38.直——这里是竟然的意思。 39.下的——就是“舍得”的音轉，指忍心、狠心。 40.扱料——照料。 41.来——这里是語尾助詞，无义。

## 第一折<sup>1</sup>

(淨<sup>2</sup>扮賽卢医<sup>3</sup>上，詩云：)行医有斟酌，下藥依本草<sup>4</sup>；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賽卢医，在这山阳县南門开着生藥局<sup>5</sup>。在城<sup>6</sup>有个蔡婆婆，我問他借了十两銀子，本利該还他二十两；数次来討这銀子，我又无的还他。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我且在这藥鋪中坐下，看有甚么人来。(卜兒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尽也靜办<sup>7</sup>。自十三年前寶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兒与我做兒媳妇，改了他小名，喚做寶娥。自成亲之后，不上二年，不想我这孩兒害弱症死了。媳妇兒守寡，又早<sup>8</sup>三个年头，服孝将除了也。我和媳妇兒說知，我往城外賽卢医家索錢去也。(做行科，云：)暮<sup>9</sup>过隅头，轉过屋角，早来到他家門首。賽卢医在家么？(卢医云：)婆婆，家里来。(卜兒云：)我这两个銀子长远了，你还了我罢。(卢医云：)婆婆，我家里无

銀子，你跟我庄上去取銀子还你。（卜兒云：）我跟你去。（做行科。）（卢医云：）来到此处，东也无人，西也无人，这里不下手等甚么？我随身带的有繩子。兀那<sup>10</sup>婆婆，誰喚你哩？（卜兒云：）在那里？（做勒卜兒科。李老<sup>11</sup>同副淨张驢兒冲上，賽卢医慌走下，李老救卜兒科。）（张驢兒云：）爹，是个婆婆，爭些<sup>12</sup>勒杀了。（李老云：）兀那婆婆，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誰？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卜兒云：）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个寡媳妇兒，相守过日。因为賽卢医少我二十两銀子，今日与他取討。誰想他賺<sup>13</sup>我到无人去处，要勒死我，賴这銀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来。（张驢兒云：）爹，你听的他說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謝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兒，何等两便？你和他說去。（李老云：）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渾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卜兒云：）是何言語！待我回家，多备些錢鈔相謝。（张驢兒云：）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錢鈔哄我？賽卢医的繩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做拿繩科。）（卜兒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寻思咱。（张驢兒云：）你寻思些

甚么？你随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妇兒。（卜兒背云<sup>14</sup>：）我不依他，他又勒杀我。罢罢罢，你爷兒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竇，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兒媳妇，改名竇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岁也。这南門外有个賽卢医，他少俺婆婆銀子，本利該二十两，数次索取不还，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竇娥也<sup>15</sup>，你这命好苦也呵！（唱：）

**【仙呂点絳唇】**滿腹閑愁，数年禁受<sup>16</sup>，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龙】**則問那黄昏白昼，两般兒忘飡废寝几时休？大都来<sup>17</sup> 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錦爛熳花枝橫綉闥，断人腸的是剔团圞<sup>18</sup> 月色挂妆楼。长則是急煎煎<sup>19</sup> 按不住意中焦，悶沉沉展不彻眉尖皺，越觉的情怀冗冗<sup>20</sup>，心緒悠悠。

（云：）似这等忧愁，不知几时是了也呵！（唱：）

**【油葫蘆】**莫不是八字兒<sup>21</sup> 該載着一世忧，誰似我无尽头！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



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sup>22</sup>；撇的俺婆妇<sup>23</sup>每<sup>24</sup>都把空房守，端的<sup>25</sup>个有誰問，有誰做？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sup>26</sup>，今也波<sup>27</sup>生招禍尤？勸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詞須应口<sup>28</sup>。

（云：）婆婆索錢去了，怎生<sup>29</sup>这早晚不見回来？

（卜兒同李老、张驢兒上。）（卜兒云：）你爷兒两个且在門首等，我先进去。（张驢兒云：）妳妳，你先进去，就說女婿在門首哩。（卜兒見正旦科。）

（正旦云：）妳妳回来了，你吃飯么？（卜兒做哭科，云：）孩兒也，你教我怎生說波<sup>30</sup>！（正旦唱：）

【一半兒】为甚么淚漫漫不住点兒流？莫不是为索債与人家惹爭斗？我这里連忙迎接慌問候，他那里要說緣由。（卜兒云：）羞人答答的<sup>31</sup>，教我怎生說波！（正旦唱：）則見他一半兒徘徊一半兒丑。

（云：）婆婆，你为什么煩惱<sup>32</sup>啼哭那<sup>33</sup>？（卜兒云：）我問賽卢医討銀子去，他賺我到无人去处，行起凶来，要勒死我。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兒子张驢兒，救得我性命。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